

# 机关布景，一个被遗忘的中国戏曲文化传统

## Stage setting, a forgotten tradition of Chinese opera culture

□易 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派京剧以新颖奇巧的机关布景吸引了大量观众。

海派京剧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好看、好听、好玩来满足各种层次的观众，它的法宝之一就是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拥有大量复杂奇妙的机关布景，初演时由于观众太多，令剧场门前的马路一度发生堵塞。该剧在共舞台演出，从1935年一直演到1939年共演了34本。1936年3月卓别林访沪，曾去共舞台观赏《火烧红莲寺》第四本，认为

进有损中国戏曲的传统风格，那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机关布景也是中国戏曲的传统。

明张岱《陶庵梦忆》第五卷中记载的“刘晖吉女戏”，就对当时的“机关布景”作了生动细腻的描述——

刘晖吉奇情幻想，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宫》，叶法善作，场上一时黑魆地暗，手起剑落，霹雳一声，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圆如规，四下以羊角染五色云气，中坐常娥，桂树吴刚，白兔捣药。轻

叹道：“此则可见当时戏剧，于布景已有甚考究者，清代灯彩剧万不及也。”（《小说月报》第14卷第3号）

顾颉刚认为清代的灯彩戏远远不及明代的布景，可能是专指民间。据考证，清代的宫廷戏不仅有华丽的布景，更有精巧的机关。对此，乾隆年间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有详细描述。曾在清宫生活过的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描述她所见到的《蟠桃会》演出盛况时写道——

当这天使从天上下降的时候，就在戏台的中央有一座宝塔升起，里面有个菩萨捧着香炉在念经，接着从戏台四角又升起四座小宝塔，和第一座一样，里面也各有一位菩萨在念经。当天使降到地上，五位菩萨从塔中走出，同时那几座宝塔也就不见了。

清末进宫承差的笛师曹心泉，在其《前清内廷演戏回忆录》中也说到演出剧目和机关布景的情况——

一、《宝塔庄严》，内有一幕从井中以铁轮绞起宝塔五座。

二、《地涌金莲》，内有一幕从井中绞上大金莲花五朵，至台上放开花瓣，内坐大佛五尊。

三、《罗汉渡海》，有制成的大鳌鱼，内可藏数十人，以唧筒从井中汲水，由鳌鱼口中喷出。

不过，这些穷极工巧、花销巨大的设备，当时也只能出现在宫廷皇室之中，民间艺人是无力办到的。



■ 京剧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

该剧场景变换之多，在西方只有在演莎士比亚戏剧时才能看到。

然而，在当今上海戏曲舞台上，机关布景已经绝迹。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机关布景的由来，的确受到了外来戏剧文化的影响。不过，如果认为机关布景纯属舶来品、且其引

纱幔之，内燃“赛月明”数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撒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为戏也。

张岱认为，刘晖吉此举是“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可见古代一些戏曲家已认为，在唱、做、念、打之外，戏曲还应以实物布景以补其不足。顾颉刚在记录上述内容后慨

《清升平署志略》中也记录了清宫舞台中的机械装置如铜芯滑车、辘轳、云兜、绳索等，这些装置民间艺人虽然知道，但在演出时却由于资金、技术所限而难以办到。据解放后对北京老戏园及舞台的调查，“只在平阳会馆的舞台上发现一个和宫廷舞台上那样可以悬吊升降演员的开孔。但是否有升降设备就不得而知了”。

（《中国剧场史论》下卷）

上海舞台上有了机关布景后，《菊部丛谈》一书即指出“满台真水之奇观，不始于上海舞台中也”。这表明，上海舞台的机关布景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所传承的。京剧风行之前的上海舞台演出的主要为昆曲和梆子。昆曲和梆子演出都有相当热闹的灯彩戏，这可视为机关布景的前身。从四百多年前的“补梨园之不足”，到近百年前的“不始于上海舞台中”，我们可以推断机关布景早已被有识之士认为是戏曲演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难以普及推广而已。

清末北京的戏曲演出团体，多是艺人临时组合的班社，演出场地也多为租赁，正所谓“戏园如旅店，戏班如过客”。因此，班社不但没有财力置办布景，且因场地并不固定且大多狭小，无法操作。而王公贵胄、高官富绅要看戏时，往往是召艺人去府内唱堂会，班社艺人以唱赚钱，对于布景就更不用在意了。

与北京相比，上海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上海的戏曲演出是“园班合一”的，戏园老板同时又是艺人们的雇主，为吸引大量爱看热闹的观众，自然要对舞台布景花一番苦功——先是灯彩，再是机关布景。由于采用

了大量西方先进的声光电科技，因此机关布景往往被人们误认为是纯粹西方的玩意儿。于是，一种认为机关布景背离中国戏曲



■ 京剧连台本戏《宏碧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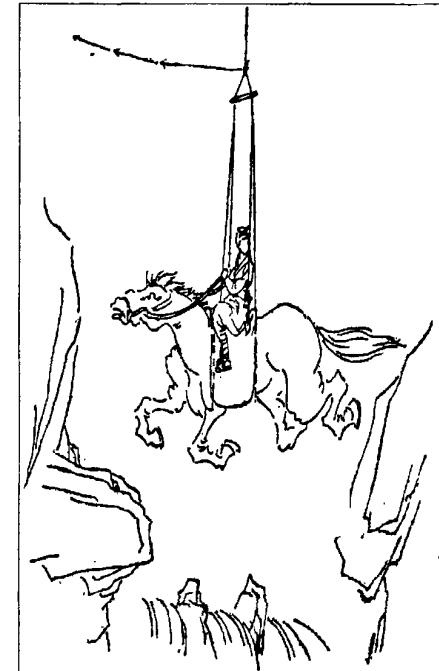
传统的言论占了上风，使机关布景近几十年来渐趋消逝，那种“梨园之缺陷”的遗憾，如今依然没有得到消弭。

关于机关布景是否破坏了戏曲写意性、虚拟化的美学原则的问题，或是戏曲是否能用虚拟化一词来简单概括，同样值得推敲和商榷。

戏曲舞台上本有许多道具实物，如刀、枪、剑、旗、酒杯、大印、云片、山形、城墙之类。应该说，戏曲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表演，所谓“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在公认的戏曲的前身之——唐代柘枝舞中，有“二女童，鲜衣幅，施金铃，旋转有声”的描述，“金铃是藏在莲花当中，花折而后见”。（《中国戏剧史论考》）而变脸、藏刀、翎子功、帽翅功等技艺，都须有实物作为依托，并非虚拟化一词所能概括。当年海派京剧连台本戏中的机关布景，有的运用十分恰当，对剧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演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现下某些堆砌奢华、妨碍表演的布景相比，高下立判。我认为，海派京剧的机关布景是继承传统并有所发展、吸取外来文化而有所取舍的产物，是对中国戏曲艺术传统的独特贡献，并已成为一种传统文



■ 京剧连台本戏《观音得道》



■ 京剧连台本戏《蜀山剑侠传》机关布景“翻山越岭”示意图

得以延伸，相信它能让戏曲艺术的未来更绚烂多姿，戏曲艺术的市场更繁荣昌盛。 ■